

qīn qīn

wǒ de mā ma

亲亲

我的妈妈



上

黄*蓓*佳



经典少儿小说系列
插画版

黄蓓佳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YZL1089013290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亲我的妈妈 (插画本) / 黄蓓佳著; 一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399-4390-9

I. ①亲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8710 号

书 名 亲亲我的妈妈 (插画本)

著 者 黄蓓佳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赵 阳

装帧设计 Pundesign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ny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390-9

定 价 29.80 元 (上下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 (上册)

mù lù

一、从照片上走下来的妈妈	002
二、亲爱的主持人	034
三、亲戚们	086
四、救救朋友	112
五、暑假有一点无聊	138
六、姨父打进了热线电话	170
七、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	198
八、被海水包围的鱼	234
九、妈妈怎么会下岗	252
十、我们的秘密	300
十一、爱过，又不爱了	328
十二、寒冬里的春天	366

qīn qīn

wǒ de mā m

亲亲

我的妈妈

上



黄*蓓*佳



经典少儿小说系列
插画版



YZLI08901329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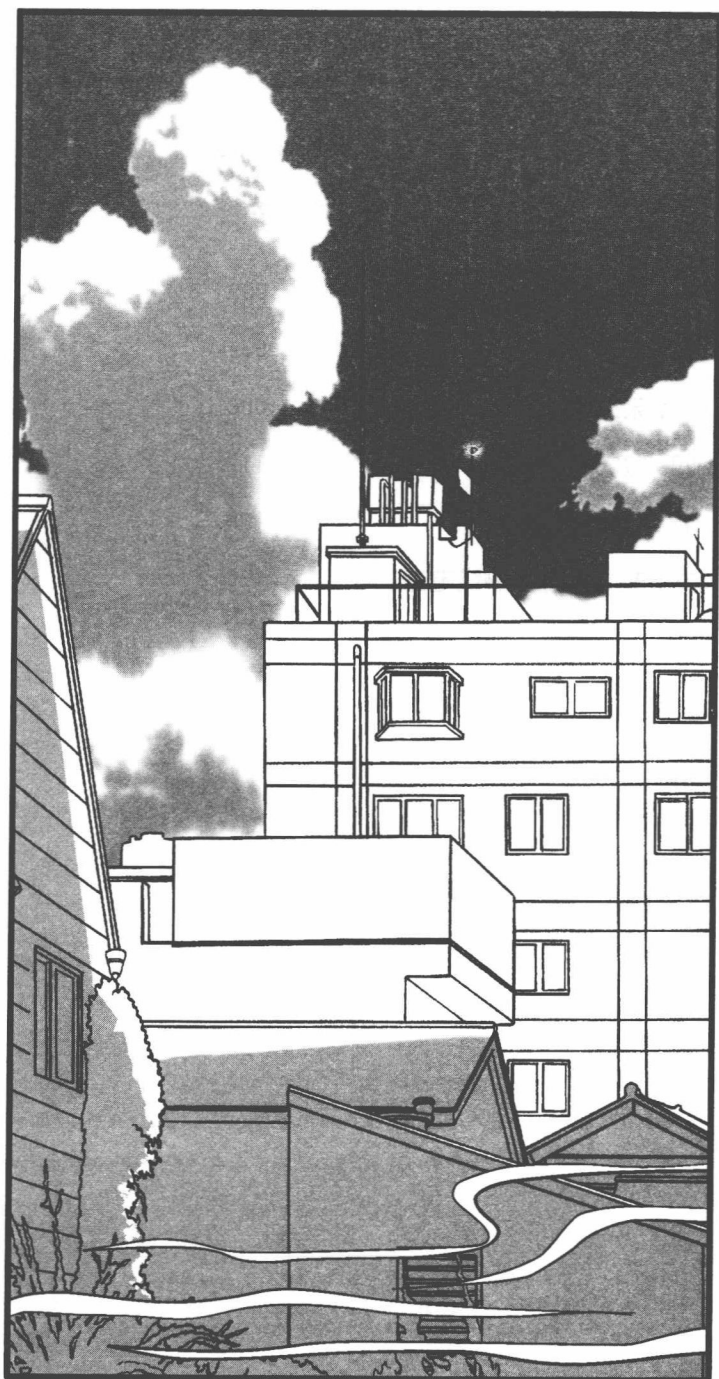
黄蓓佳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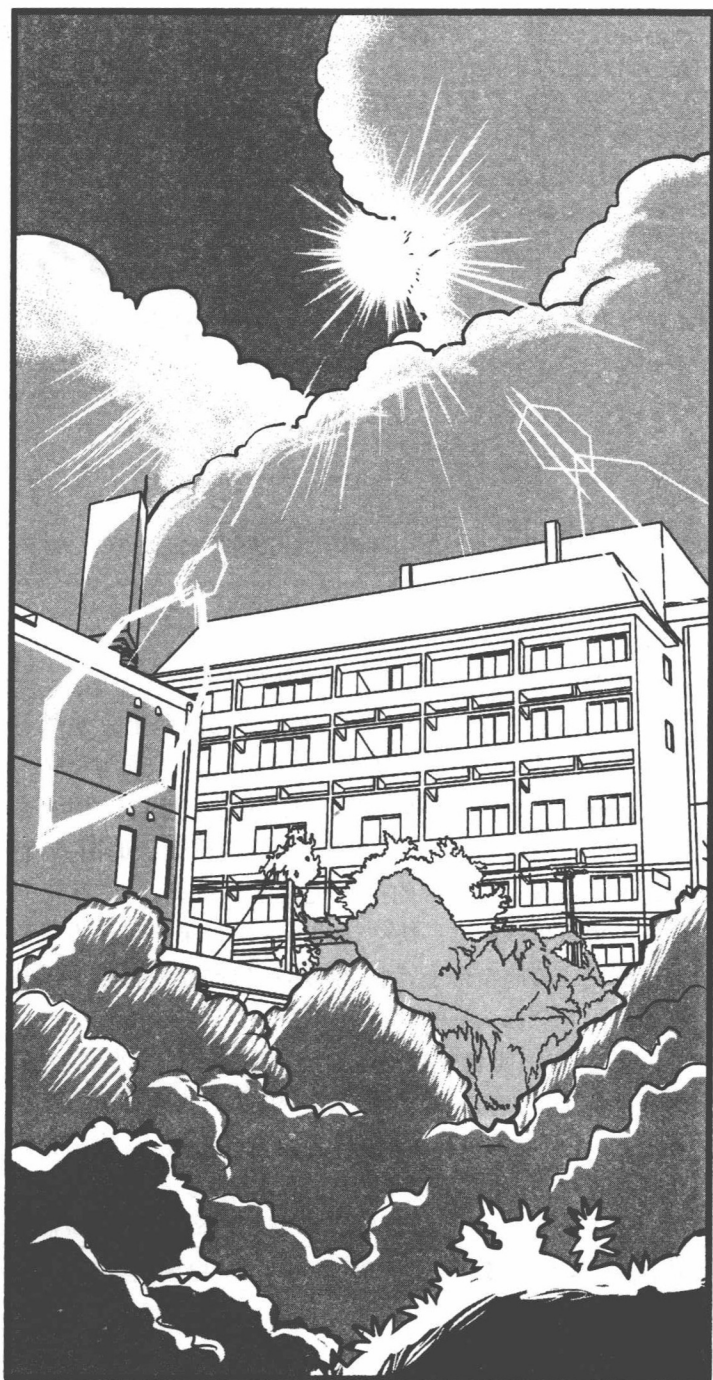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从照片上走下来的妈妈

在这个海边的小城市里，天空喜欢下雨。

尤其是空气湿润的五月，家家户户的阳台上总是腻着一层肮脏的黏液，汪出一种令人不爽的光亮。霉菌和爬山虎一类的藤蔓喜欢这样的天气。霉菌是白色的，一两天之内会迅速地膨胀发育，长成指甲盖大小的蘑菇状的菌体，肥硕得叫人惊讶。爬山虎的生长更是匪夷所思，它的藤尖平均每个小时可以越过一块红色的砖头。如果早晨还看见它们盘踞在二楼的窗台上，到了傍晚，三楼的住户肯定可以从家中瞥见它们探头探脑的绿色身影。

夜里，总有觅食的蛾子从阳台上掠过。一不小心，它们的翅膀沾上了铁栏边的污渍，薄薄的、灰色的羽翼就会变得沉重，而且像鸭掌一样地联连一片，无法舒展，最终一个跟头跌落在地上，使劲地鼓动肚皮，苟延残喘。

城市包裹在咸湿的空气之中，每一个檐角，每一片树叶，每一盏路灯都凝着半透明的水汽。从白天到夜晚，人们



在这样的城市里行走着。头发粘在脑门上，衣服软搭搭地贴着身体，手里拎着上班的公文袋，上学的书包，上菜场的竹篮子。他们丝毫不抱怨，一点儿都不抱怨，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可以期盼太多，也不应该要求太多。

湿得滴水的城市。慵懒和忧伤的城市。

可是，偶尔也会有云开日出的日子。

当阳光从灰沉沉的霾云中小心地撕开一条口子，往城市里笑咪咪地看上一眼之后，世间万物就仿佛从魔法中醒来一样，一切一切都变得明亮、轻快、活泼，那样的笑靥如花和生气勃勃。

一分钟之前还像没有拧干的婴儿尿片那样滴水的云朵，一分钟之后却成了大团大团蓬松柔软的棉花，干爽，洁净，蓄满了阳光的好闻气味，在天空中慢慢地游移踱步。

云朵闪开去的空隙里，太阳就大方地展露它灿烂的身影。于是，城市中楼房的每一个立面都闪闪发光，像涂上了一层薄薄的琉璃。

水珠从梧桐树的枝条间滚落，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。汽车的前后窗户都映着蓝天白云和熙熙攘攘的街景，如同城市里一幅一幅活动的风景画面。浅绿色和米黄色的花斑蝴蝶用最快的速度晾干了它们的翅膀，而后飘摇着飞过马路，聚集在街心花坛的蜡瓣花和榆叶梅上，陶醉一样地舞蹈和嬉耍。小鸟儿赶快从树岔间扑过去，一门心思地要参加蝴蝶的盛会，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。蝴蝶自然嫌它们聒噪，故意地端出架势，飞高飞低，翩如霓影。



可怜的爸爸，
躺在这样一只
盒子里肯定很
不舒服……

这样的热闹，这样的欢欣，这样的喜气洋洋和清新妩媚。

爸爸的葬礼非常幸运，赶上了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时候。所以，那些穿着深色的衣服来参加葬礼的人，那些带着哀思和鲜花赶过来的亲人、同事和朋友们，他们的面容看上去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忧伤。甚至他们手臂上别着的那朵绢纸白花，在阳光中都变得娇美和灿烂，每一片花瓣薄如蝉翼，柔嫩透明，散发出真花一样清新的香气。

阳光无所不在，它照耀着墓地上新挖开的泥土，褐黄色的泥土泛出一层金红，变得可爱起来。

土里有一种潮湿的好闻的气味，这首先吸引了几只深褐色的爬虫，它们努力地舞动四肢，要把自己的身体往土堆里拱进去，拱进去。

然而，一不小心，爬行的路径不对，拱到了爸爸的散发着油漆气味的骨灰盒上，坚硬的墙壁使它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。它们很诧异，惊奇地抬起头，脑袋摇来摇去，想要看清楚挡在前面的是什么。

它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，在这个坚硬的盒子里面，躺着一个人的身体，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的全部身体。

还有他所有的笑容，所有的忧伤，所有对儿子的爱，所有在世界上应该尽到而没有尽完的责任。

弟弟站在人堆里，不需要太多的蜷缩，就能够让自己被周围的大人们遮没不见。他觉得这样很好。他不想再看见



那只骨灰盒了。可怜的父亲，站起来的时候比弟弟要高出两个脑袋，躺在这样一只盒子里肯定很不舒服。可是弟弟没有办法帮到他。就像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儿子自己努力一样，现在，弟弟也没有办法帮助爸爸。

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弟弟在起初的一星期之内死活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

弟弟只记住了那个黄昏的景色：天空是青紫的，最西边的地方有几抹橙红和金黄。被阳光照射了一天的树木，缓慢地释放出紫外线的好闻的气味。鸟儿们悠闲地从天空中飞过，挑剔地寻找晚上的栖息之处。路边的小摊贩们早早地就占据地盘，开始摆出只有在夜市里才出售的食物：热辣辣烫嘴巴的牛肉粉丝煲，架在火炉上薄皮带汁的鲜肉小笼包，撒上了诱人的孜然香料的羊肉串，白如雪花又飘着一层红色辣油的豆腐脑……

整个城市，被温暖的暮色笼罩着，安详得像一抹微笑。

当时父亲从海陵路小学接了弟弟出来，顺便拐到菜场，买了一只宰杀好的红冠子的小公鸡。他把公鸡夹在车后，一边慢悠悠地骑车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跟坐在前杠上的儿子说话，问他想吃清蒸的还是爆炒的？

弟弟皱着眉头说：“爸爸你真烦啊！”

弟弟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，所有那周围的人都没有意识到，危险会在一转眼之后降临。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轿车以那样一种疯狂的、超极限的速度斜冲过来，发动机呜呜地狂吼，整个车身颤抖着痉挛，发出可怕的哗啦啦的震响，像一头电影里才有的超能量的宇宙怪兽一样，冲进路边

天下掉下个大
馅饼，真该我
享福啦！



漫不经心的人群之中，嘎嘎地辗过躯体和头颅，瞬间功夫造成三死两伤的结果。

弟弟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血泊中爸爸的模样，因为他自己刹那间被一双大手用劲地抱起来，甩了出去。他重重地摔在一个路边卖草莓的中年女人的身上，连带着把那个女人也撞翻在地之后，失去知觉。

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感受，是两肋之间被手掌抱住的温暖。那两团余热从此残留在他身体上，有时候像热水袋裹住般的舒适，有时候又像火炭烧灼的刺痛。

别扭的是，当他的身体倍感灼痛时，他无法诉说。说不出口，也无人会信。弟弟说了之后，别人就以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，成了某种病症的患者，然后争先恐后地上前摸他的额头，翻他的眼皮，用一种古怪的神情和语调围住他问长问短。

所以，葬礼上的弟弟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缩在人群的背后，从人腿的缝隙里看着那只在骨灰盒前抬首摇头惊诧莫名的褐色爬虫，心里想着爸爸睡在窄小黑暗的盒子里的感受，替爸爸难过，却不能提供任何帮助。

坐在轮椅上的患痴呆症的奶奶已经被太阳晒得打起了瞌睡。她那个萎缩成了小马蜂窝一样的可怜的脑袋，完全弄不明白眼面前发生了什么。她身上的一件灰黑色宽袖衬衣，是姑妈特意去批发商场买来之后，蒙住她的眼睛强迫着套上去的。

婶婶是葬礼上最活跃的人。她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帆



改个什么小名才好？赵安迪肯定太严肃了。

.....

布鞋，在通往墓地的小路上轻快地跑来跑去，搀扶这个，招呼那个，耳朵上两个圆圆的金耳环甩动得像要飞起来，脸上的笑容可以称得上快乐。

真的，她应该快乐。爸爸死了，十岁的弟弟快要离开这个城市跟他妈妈舒一眉走了，留下来的房子毫无疑问由她来处理。这是一个天大的实惠。家人聚集的时候，婶婶站在爸爸的遗像面前，不容置疑地对大家宣布：“长子不在，我们就要来照顾老娘了，这任务不轻，就算有房子做补偿，也未必抵得上辛苦。是不是啊？”

所以，葬礼上叔叔的表情跟婶婶迥然不同：婶婶是快乐的，叔叔是悲哀的。手足同胞的悲哀，牵心连肺的悲哀。

弟弟原本不叫“弟弟”，他的学名叫赵安迪。爸爸从小喊他“安宝儿”，姑妈姑夫叔叔婶婶都跟着这么喊他。

爸爸葬礼的前一天，妈妈舒一眉下了火车，走进这个家门。她第一次听见亲戚们叫这个名字时，就皱起眉头问：“谁叫安宝儿？”得知这个乳名是爸爸叫出来的，她嘴唇抿了抿，大概是想要说什么，看在一群悲哀的亲戚的面子上，最终没有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把弟弟叫到旁边去，很客气地征求他的意见：“安宝儿这个名字不好，太滑稽了，以后你的同学会笑话你。改了吧，好不好？”

弟弟心里紧张，完全没有了自主意识，只是点头。

舒一眉独自思索：“改个什么小名才好？赵安迪肯定太严肃了。叫你迪迪呢？也不好听。迪迪，嘀嘀，听上去好